

Here We Go

早晨之際發生的地震，在天色晦暗的時刻，將我憾醒。還以為半夢半醒之際，是我失去了平衡感。下一刻鐘，我於再度平靜的床上，回想剛剛的新聞事件，抬頭想望一下時鐘上的指示，卻力竭地將頭重重地倒回枕頭上，彷彿上頭也有種牛頓不曾發現的萬有引力。



朦朧中眼角睥見那支擺在衣櫃旁許久的紅色浮標，想起了那年我們挑戰日月潭也挑戰了自己的回憶，一行人先到了廬山泡溫泉，為著隔天的泳渡做熱身準備，幾個台北長大，愛耍寶的大男人，玩耍起來像個小孩似的，加上有女性成員的加入，讓這趟旅程饒富趣味。在他們身上我所看到的，不是都市一些年輕人，逞兇鬥狠，飆車打架，無處發洩的

精力，而是樂於親近大自然，喜愛結交朋友的熱情。我們人數不多，但是主要成員都是大學時代的同班同學，時常利用假日一起出來活動，足跡遍佈全省各地，每個人都同時具有仁者與智者兩個身分。這支隊伍就是 **Here We Go**。





日月潭泳渡後兩個月，我們前往花蓮參加馬拉松，握完阿扁總統的手後便開跑了，壁立千仞的太魯閣峽谷一路陪伴著我們慢跑，沿途還有 Discovery 節目的外景車隨行，長達 21 公里的路程雖然考驗著我們每個人的體力，但是一路上歡笑不斷，怕輸給路跑小黃（右上圖），碰到東華大學的老朋友，跟黃金戰士陳致遠要簽名，說有多好玩就有多好玩。名次到了最後已經不是大家在乎的事情，整條太魯閣公路封起來只專屬於我們，才是世界級的享受。

「有人說，高山上的湖水，是躺在地球表面上的一顆眼淚。那麼說，我枕畔的眼淚，就是掛在你心田的一面湖水」齊豫的歌恰好描述了夜夢加羅湖的美。前一天半夜兩點才到登山口夜宿國小運動場，隔天狼狽起床像極了流浪漢，當天這五個人的小集團以快了山友資料兩個小時的腳程硬是頭一個親了加羅湖的芳澤，大夥兒聊了一整夜的 Man's talk，我還多了個「林教官」的外號，工程師發揮創意搭設了歐式藝術夜燈架與雨衣稻草人遮風板，到現在都還為大家所津津樂道。





要說起最難受的經驗，那就是到北橫四稜溫泉露營那次了，說真的，這團人怎有可能不去泡泡野溪溫泉呢？只是當天我們太晚下達（要用攀繩垂直降到河床上去）露營地，所以較平坦的河床已經被別人給佔去了，我們只好屈就有許多鵝卵石的傾斜地，想到這我的背好像又酸痛起來了...。不過那晚我們吃得很豐盛，我潔癖龜毛洗菜洗太久被餓壞了

的大家埋怨，後面吃了五、六輪卻又撐到不行，想來就好笑。吃飽後要渡河去泡湯（溫泉區在河的對岸），一踏入 3 月天夜晚的冷冽河水中，一股止不住的寒意襲遍全身，顫抖不已，正所謂先苦後甘，後來我們每個人都泡到想睡在溫泉池中而不想回帳棚裡去。



到石碇打漆彈是我們第一次團員中有外國朋友加入，是一位被動元件廠的女 Sales 帶這位澳洲朋友來的。討論戰術時還可以順便訓練英語會話，真是一舉兩得。戰爭的確關乎生存，雖然心裡頭知道被打中不會真的喪失生命，可是當你彈藥用盡，既不能馳援隊友，又不能呼叫總部的時候，稍轉念一下就能體會到若真是身處戰場時的殘酷。何況，不少人還真的被漆彈給打得皮破血流。若之前的山野活動都是在考驗我們的體力與毅力，那麼漆彈生存戰你將可以實際衡量在戰場上你的判斷力跟團隊合作默契。



或許是大家越來越忙了吧，我最近一次參加的集團大型活動是去年的哈盆露營，當時裝備完全不對，搞得自己好像丐幫的「三袋弟子」一樣，身上掛滿大包小包，不良於行。哈盆就是路程遠了些，加上當天又有走錯路的狀況，所以也比預定計畫晚到達了露營地，但是呢，一路上的美景與晚上溪中撈魚蝦的童時趣味，成了夏夜裡最香甜的夢，發生了預料外的狀況才有趣，我們的活動向來是這樣的，「Shit happens, but we carry on. Because here we are all together!」總能克服困難，完成任務。

Here We Go 的團員們有人已經結婚成家，有人遠在西雅圖唸 International MBA，大部分則是已經出社會三、四年，或許正是肩負重責大任的時刻，大家聚首外出活動的機會越來越少，甚至連原班人馬都很難排上通告，過去的堅強卡司陣容不再。阿牧希望能藉此文章，再度喚起大家心中的悸動，沸騰那股年輕的血液。讓我們能再次大喊：Here We Go！